

九尾龜

醒世小

九尾龜第九集目錄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賍嫖客行權

第一百三十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第一百三十二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第一百三十三回

讓房間安心慢客

第一百三十四回

忍惡氣冤桶無顏

第一百三十五回

發電信開函驚老母

第一百三十六回

抱沈疴三宵占勿藥

第一百三十七回

講嫖經名士高談

第一百三十八回

洪素卿昧良施巧計

第一百三十九回

闖房間痛罵滑頭

第一百四十回

感良朋深交銘肺腑

第一百四十一回

恨天涯深閨揮別淚

第一百四十二回

出吳淞離懷隨逝水

第一百四十三回

金觀察夜走寶華班

真索債佯人受騙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兜喜神名妓迎春

受譏評當面坍塌

遭白眼瘟生致病

抱不平療病出奇方

起鄉心千里整歸裝

打茶圍瘟生吃醋

章秋谷談笑破奸謀

驅恩客難爲名妓

論時艱極目痛山河

折將離南浦送檀郎

走津沽壯志破長風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醒世小說九尾龜九集 目錄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無愁

大道青樓良宵載酒



醒世小說 九尾龜第九集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賬標客行權 眞索債借人受騙

上集書中正說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就在上海過年。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幾處局賬。還沒有開發。便先到陸麗娟院中。故意要試試陸麗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麼樣。假意只說今年的局賬來不及要等到明年再付。要看陸麗娟聽着這個話兒。怎生回答。不想麗娟聽了。沒有一些兒勉強。竟自一口答應。秋谷心上。自是十分歡喜。當下對着陸麗娟哈哈一笑。麗娟摸不着頭腦。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呆呆的對着秋谷。道。俗格事體。耐實梗好。笑呀。秋谷也不開口。在衣袋裏頭取出一卷鈔票。放在棹上。對着麗娟笑道。今天還好。居然沒有坍塌。總算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不錯。陸麗娟聽了。起先還不知是什麼原故。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悟口中說道。怪勿得倪原說耐格位二少爺勿糙。至於實梗樣式。晚倪曉得耐格閒話。靠勿住。故歇到底。那亭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那一捲鈔票裏頭。揀出六張五十塊一張的。遞在陸麗娟手內。道。手巾和送禮的錢。前幾天已經開銷的了。我的酒賬局賬。通共二百七十幾塊錢。多的二十幾塊錢。就給了你房間裏頭的人。罷。陸麗娟把鈔票接在手內。看也不看。便放在棹子上。口中說道。耐格賬一塌刮仔。二百七十幾塊洋鈔。付仔二百八十洋鈔。好哉。房間裏人未。有下脚拆格碗。撥俚篤做啥耐。就是撥仔俚篤。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晚秋谷道。這班人都是小人格。外賞他們幾個錢也好。叫他高興一點。陸麗娟不肯道耐末。總是實梗格號銅鈔。出俚做啥。眞正到仔要用格辰光。阿怕倪勿曉得。故歇耐總歸是實梗媽媽虎虎俚篤拿仔耐格洋鈔。再要當耐廬生。啥犯着呀。秋谷聽了。覺得這幾句說話。委實不差。便對麗娟道。你的說話自然不差。但是我。在你面上。用幾個錢。就是多花了些。

我也沒有什麼不願。我怕他們拿了我的錢，還要當我瘟生。不是我在你面前說句大話。我章秋谷在嫖界裏頭，閱歷了五六年，別的不敢說，只這瘟生的兩個字，兒大約自問還可以免得料想你們堂子裏頭的人，也沒有把我當作瘟生的。在我的意思，想起來我們兩個人總算是狠要好的。房間裏頭的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如今我多出幾個錢，總算是給他們的賞錢。在你面上也覺得好看些兒。況且我雖然不是個有錢的人，這幾個錢也還不算什麼。又何必一定要省這幾十塊錢呢？陸麗娟聽了，想了一想方才點一點頭，又問着秋谷道：「耐今朝到倪搭來吃年夜飯，阿好？」秋谷隨口答應，坐了一回，正起身要走。陸麗娟忽然說道：「耐格個人倒來得挖指篤。」秋谷笑道：「怎麼？你想了半天，沒頭沒腦的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陸麗娟聽了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一面笑着，一面谷又道：「倪故歇想起來，耐來浪對仔倪瞎說一泡，哈格癩撥洋鈿，咦，是哈格？今年來勿及區得倪勿是格號，只認得銅鈿勿認得人格。人答應仔耐，嚙，哈閑話說，勿然是耐故歇搭倪跳得好，白相煞哉。」倪倒今朝問問耐倪，勒浪耐面浪，阿會有啥推扳，耐要搭倪實梗樣式，耐倒自家想想看。阿有格號道理？秋谷見麗娟星眸歛恨，寶靨微紅，覺得另有一種丰韻，便連忙笑道：「你不要生氣。你要曉得，不是我這樣一來。那裏試得出你的心迹？你不謝我也還罷了，倒反要怪我起來。」麗娟嗤的一笑，道：「索性越說越好聽哉。哈人來聽耐呀口中，雖然這般說法，心上却是喜歡拉着秋谷在炕牀上並肩坐下，又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叮囑他晚上早來。秋谷便出了久安里，從大新街直穿過迎春坊，來到了梁綠珠院中，走上樓去。梁綠珠正和一個小大姐拿着一付骨牌，在那裏打天九頑。見了章秋谷滿臉上堆下笑來，喜孜孜的叫了一聲：「二少，連忙和秋谷寬了馬褂，推着秋谷坐下。那相待的樣兒，甚是親熱。秋谷趁勢說道：『像我這樣的漂眼客人，你何必這般客氣？』梁綠珠聽了，不懂秋谷的意思，便道：『勿要來浪瞎三話四。』哈人是漂眼客人呀？漂哈人格眼呀？秋谷不慌不忙，把一個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漂眼客』

人就是。我就是。漂的就是。你這裏的。眼。梁綠珠聽了。越發不知。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只。呆的。看着。秋。谷。笑。道。你。不。要。在。這。裏。裝。糊。塗。我。要。漂。你。的。局。眼。你。答。應。不。答。應。梁。綠。珠。那。裏。肯。信。口。中。說。道。阿。是。耐。要。漂。倪。格。眼。說。得。阿。要。像。點。像。耐。二。少。爺。實。梗。格。客。人。要。漂。倪。格。眼。末。上。海。灘。浪。一。塚。刮。仔。才。變。仔。漂。眼。客。人。哉。秋。谷。聽。了。梁。綠。珠。的。口。氣。又。是。一。種。和。陸。麗。娟。不。同。便。也。不。去。和。他。多。話。只。微。微。一。笑。立。起。身。來。做。個。要。走。的。樣。子。梁。綠。珠。連。忙。拉。住。問。道。啥。實。梗。要。緊。去。介。晏。歇。點。阿。來。秋。谷。故。意。搖。一。搖。頭。道。今。天。除。夕。我。家。裏。頭。還。有。事。情。等。會。兒。未。見。得。有。工。夫。再。來。我。們。明。年。再。見。罷。說。着。往。外。要。走。梁。綠。珠。連。忙。緊。緊。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說。耐。慢。慢。交。去。倪。有。閒。話。搭。耐。說。秋。谷。聽。了。便。回。身。坐。下。對。着。梁。綠。珠。道。你。有。什。麼。話。只。顧。講。就。是。了。梁。綠。珠。支。吾。吾。的。又。一。時。說。不。出。來。只。說。道。耐。啥。格。事。體。實。梗。要。緊。倪。搭。嚙。撥。啥。格。老。虎。勒。浪。勿。見。得。吃。脫。仔。耐。格。耐。放。心。未。哉。秋。谷。笑。道。我。要。走。你。又。不。叫。我。走。說。有。話。說。如。今。我。問。你。什。麼。話。兒。你。又。不。說。這。是。個。什。麼。原。故。呢。梁。綠。珠。沒。有。話。說。只。得。把。金。蓮。在。地。下。一。頓。道。倪。勿。要。耐。搭。倪。坐。來。浪。秋。谷。忽。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梁。綠。珠。也。笑。道。啥。格。明。白。勿。明。白。啥。人。來。搭。耐。唱。三。娘。教。子。呀。耐。明。白。啥。物。事。倒。說。撥。倪。聽。聽。看。秋。谷。笑。着。說。道。實。不。相。瞞。今。天。我。原。是。出。來。還。賬。的。不。料。到。了。你。這。裏。坐。了。一。回。把。還。賬。的。這。件。事。兒。忘。了。怪。不。得。我。要。走。你。不。叫。我。走。說。有。什。麼。話。和。我。說。一。定。就。是。這。件。事。情。了。你。何。不。早。些。知。我。講。個。明。白。却。這。樣。吞。吞。吐。吐。的。不。說。出。來。難。道。還。怕。不。好。意。思。不。成。說。着。便。取。出。三。張。五。十。塊。錢。的。鈔。票。遞。給。梁。綠。珠。梁。綠。珠。被。章。秋。谷。一。席。話。兒。說。中。了。他。的。心。病。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一。時。間。頰。泛。桃。紅。臉。生。春。色。見。秋。谷。手。內。拿。着。幾。張。鈔。票。要。遞。給。他。便。縮。着。手。不。肯。接。口。中。說。道。慢。慢。交。耐。放。勒。浪。仔。看。啥。格。倪。要。搭。耐。說。句。閒。話。耐。倒。說。倪。問。耐。討。賬。勿。肯。放。耐。格。兩。聲。閒。話。倒。要。搭。耐。弄。弄。明。白。篤。秋。谷。含。笑。說。道。你。先。收。了。錢。再。說。話。也。還。不。遲。梁。綠。珠。噲。道。倪。勿。要。秋。谷。道。依。着。你。的。意。思。要。怎。麼。

樣呢。梁綠珠道：「倪也。嚙。俗別樣。只要問聲。耐倪好好裏。叫耐坐歇。再去耐倒說倪要問耐。耐勒浪倪搭做仔。一年多點哉。幾時問耐。討過歇。啥格賬。耐倒搭倪說。看秋谷道：「既然如此。你有什麼話要問我。我又爲什麼支吾。吾的講不出來呢。」梁綠珠被秋谷逼住了一時。造不出什麼話。只得隨口說道：「倪要問耐。格兩日阿是一運勒浪。陸麗娟搭啥洛倪搭一運。勿來啥格討賬。勿討賬。介秋谷聽了。知道他有心掩飾。待要再駁他幾句。却看着他的樣兒。已經面紅頭脹的。狠有些兒發急。恐怕他理屈詞窮。老羞成怒。那時倒覺得沒有味兒。便也微微一笑。不去駁他。只對他說道：「既是。你這般說法。就算我講錯了。何如。但是這個局賬。是我本來要付的。不過我一時忘了。所以遲了幾天。同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爲什麼你又不肯收呢。說着。便又把方才的三張鈔票遞過去。放在綠珠手內。綠珠口中還說放勒浪。末哉。用勿着。實梗要緊。碗口內這般說着。却不覺的已經伸手過去。接了過來。秋谷笑道：「今天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你還說用不着。這般要緊。那就真要漂賬過年的了。梁綠珠也不覺一笑。秋谷又略略坐了一回。臨走的時候。梁綠珠要留他吃年夜飯。秋谷搖一搖頭道：「年夜飯是沒有工夫來吃的了。明年來吃開臺酒罷。說着。便走下樓梯。剛剛走出大門。忽然一個人劈面走來。一把拉着秋谷道：「我找了你半天。居然給我找着了。秋谷抬頭看時。原來是自己的一個遠房表叔。姓馬。號山甫。家裏頭狠有幾個錢。捐了一個戶部郎中。如今丁了外艱。便在上海合了幾個人。在新闢地方開了機器公司。這個馬山甫還有一位老太太。也是住在常熟的。平常的時候。都是在上海常熟兩處來來往往。差不多一年裏頭。也有半年住在上海。這個時候。剛剛馬山甫的老太太打發馬山甫到上海來。結算公司裏頭的眼目。馬山甫來的時候。原打算趕回去過年的。不料到了上海。做了一個官人。叫做陸韻仙。住在清和坊一弄。這位馬山甫本來是個嫖客。裏頭的廬生。陸韻仙又是個煙花隊中的老將。兩個人自從有了相好之後。如魚得水。如漆投膠。一刻也離不開來。馬山甫雖然家

裏頭狠有幾個錢。却生得性情。苛刻。那怕用一個大錢。也要心裏掂一掂。輕重。方才肯拿出去。陸韻仙放了他幾回。差馬山甫都含含糊糊的不肯答應。陸韻仙只認他還沒有死心塌地。所以不肯花錢。要想個籠絡他的法兒。便索性勸馬山甫把行李搬到他院中去住。馬山甫也不想該應怎麼的一個價值。還只說陸韻仙和自己要好。方才要他搬去。心上二十四分的歡喜。冒冒失失的帶着一個家人。竟搬到清和坊來。陸韻仙的房間。本來很多。便騰出一間房間來。給他住了。應酬得十分周到。供給又甚是豐盈。連馬山甫的零用。都是陸韻仙代出。不要他花一個錢。預備着到了年底的時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却。馬山甫那裏知道。正是銀環金枕。丁娘十索之歌。雨散雲飛。宋玉三年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

且說陸韻仙把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來住。韻仙自己提着全付的精神來應酬他。連他的零用。都和他代付。不叫他出一個錢。照應得十分周到。原想等到年終。要問馬山甫借幾百塊錢。敲他一下。竹槓料想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應的。這個過年的盤纏。就要想出在馬山甫身上。可憐馬山甫那裏知道。好像在那裏做夢的一般。心上還只在那裏算計。住了陸韻仙的房子。又享受了他的供給。這裏頭倒好。着實省幾個錢。又怕陸韻仙和他糾纏。便不等年底。預先早早的叫陸韻仙抄出賬來。和他算得清清楚楚。自己想着這件事情。做得十分乾淨。不料陸韻仙到了十二月二十七那一天的晚上。一個人悄悄對他說。要問他借五百塊洋錢。馬山甫聽了。吃了一驚。一時間回答不出。只得含含糊糊的答應一聲。道。幾百塊錢的事情。也是小事。你不要性急。明天再說就是了。陸韻仙的心上。以爲自己特地空了一個房間。給他住着。別的客人都不放進來。更兼供給他主僕兩個人的火食。馬山甫又是個公子哥兒的脾氣。在他一個人身上。瑣瑣屑屑的。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不肯將就些兒。

這半個月之內。用在馬山甫身上的錢。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塊錢。再加上過年的費用。新年的開銷。合算起來。也要二百塊錢的光景。如今問他借五百塊錢。拿定他一口應承。斷沒有不答應的道理。那裏曉得馬山甫聽了他的說話。臉上就是一呆。回答他的話兒。又覺得狠有些兒勉強。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願意的樣子。馬山甫頭的人何等狡猾。陸韻仙看了馬山甫的樣兒。心上已經有些明白。看着他那種半吞半吐的神情。却又不明白馬山甫的意思。只認着馬山甫見他一開口。就要借五百塊錢。嫌他獅子大開口。要得太多。所以這樣的躊躇不決。或者想要打他一個折扣。多則四百塊錢。少則三百塊錢。這件事情也就過去了。陸韻仙一面想着一面在肚子裏頭暗笑。只見馬山甫沈吟了一回。開口問道。你要借五百塊錢。有什麼用處。難道像你這般生意。年底的開銷。還不敷麼。陸韻仙聽了。滿肚子的不願意。却又不好發作出來。只得冷冷的答道。故歇堂子裏向格生意。格末叫難做。看看面子。浪生意。蠻好。像熬餛飩。餛飩到仔。節浪向搭仔。年底下劃算起來。總歸是格勿靈。耐放心末哉。倪總勿見得來。敲耐。倘格竹槓。耐勿要勒浪發極。軋實搭耐。說仔。罷今年倪搭開銷。剛剛再少一千洋。鈿耐搭借仔五百。再有五百。勿着扛倪也。只好到仔。歸格辰光。再講格哉。馬山甫聽了。心上有些半疑半信的。停了一回。方才說道。你要借錢。你又不早和我說。前幾天我把這裏的幾千銀子。一古腦兒都匯到常熟去了。留在我自己身邊的。不過幾百塊錢。還要預備過年的零用。如今你要問我借錢。只好等我明天出去。到朋友那裏去托他們和我轉借。就是了。陸韻仙聽了。心上自然狠有些不像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口中說道。實梗說起來。倒費仔耐格心。謝謝耐對勿住馬山甫。也不知道這幾句話兒。是陸韻仙有意反激他的一些兒。也不覺得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夜。到了二十八早上。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個轉身。回到陸韻仙院中。假意蹙着眉頭。對陸韻仙道。事情不成功。這便怎麼樣呢。陸韻仙聽他竟自爽爽快快的回報出來。覺得甚是詫異。便說道。阿唷。耐勿要來騙倪。像耐實梗一個蠻

閻蠻大格馬。大少要借五百洋。鈿才嘸借處耐勒浪騙。舍人介馬山甫連忙說道：「並不是我騙你，實在這個時候已經年底，大家都不肯通融。我雖然有幾處來往的錢莊，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只有歸賬，那裏還肯放出？若平日之間，不要說五百，就是五千，我姓馬的也還拖欠得動。如今剛剛碰着年底，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兒。這件事情却要怪你自家不好，爲什麼一向不肯開口？直到這個時候，方才講出來，這是個什麼原故？」陸韻仙聽了一言不發，停了一回，方才冷笑道：「耐勿要勒浪搭倪瞎三話四耐，肯借末借，仔勿肯借末也。嘸恰希奇，老老實實搭倪說末哉？啥格實梗陰陽怪氣，假癡假呆，阿要氣數馬山甫到了這個時候，還沒有聽出陸韻仙的意思來，連忙分辨道：「你不要動氣，我實在是沒有法兒。若是有了法兒，不肯借給你，憑你怎麼樣罰我就是了。」陸韻仙道：「倪是嘸啥那哼，只要耐自家心浪去想，好哉馬山甫聽了，糊糊塗塗的想不出什麼來，只說道：「我想不出什麼，你叫我什麼呢？」陸韻仙見馬山甫糊塗到這般田地，又不好明說出來，心上又好氣又好笑，只得走過去，坐在馬山甫身旁，伸出纖手來，緊緊的拉住了馬山甫的手，大聲說道：「倪勿要耐勿要勒浪假癡假呆，搭倪去借得來，別人家信人搭客，人有仔相好，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鈿撥信人過年也勿算啥希奇，只齊耐格個人末，真真蘇州人攀談，拔出仔陸韻仙說到這裏，說不下去，面上，一紅不覺看着馬山甫一笑，停了一停，陸韻仙又道：「別人家信人敲客，人竹槓格蠻多來，浪耐倒自家想想，天理良心，倪阿會敲過歇耐，啥竹槓聽見耐到仔上海，常恐耐住來浪公司裏，向勿舒齊，趕緊叫耐到自家屋裏向來住，一場刮仔才是倪一幹仔搭耐開銷，勿要耐出一個銅鈿耐想想，別人家格信人阿有實梗樣式，故歇倪一場刮仔不過問耐借得五百洋，鈿耐就是實梗格瞎三話四，假癡假呆，耐去問問看，勿要說上海灘浪世界，路浪阿有格號道理，馬山甫聽了，雖然覺得陸韻仙的意思，狠有些兒不高興，但是這一點兒後天長出的情苗，那裏抵得過先天帶來的貪念，想了一想，便立起身來，朝着陸韻仙深深的打

一個恭口中說道。承你的情。留我住在這裏。一切都要費你的心。我心上感激得狠。看官且住。這個打恭作揖。雖然是一個男子。在女人面上。陪小心。拉交情的一件利器。但是只可以用在大家口角爭論的時候。借着他作個和事。老人或者用在彼此有些情愫的當兒。借着他作個天然媒妁。若要把他當實實在在的一件東西。那世界上天字第一號寶貴的金錢。比較起來。不要說是打恭作揖。就是跪在地下。磕破了頭皮。也是不中用的。你們諸位看官。要是不相信。在下的說話。只消請你們諸位大家回去。把自己的夫人試驗一下。子問他。還是願意天天給他幾個錢。還是願意天天向他打幾個恭叩。幾個頭。就曉得在下做書的一番說話。不是無稽之談了。閒話休提。只說陸韻仙見馬山甫雖然對他打恭作揖的十分客氣。却依然不提借錢的事情。不由得上更加不快。若在平日之間。陸韻仙見客人對着他這樣小心。這般恭順自然。心上喜歡恰恰的。這個時候。是爲着銀錢上的事。兒非同小可。看了馬山甫朝他打恭。非但沒有一些兒喜歡的意思。心上倒反覺得厭惡。非常連眼睛都望着別處。不去看他。冷冷淡淡的說道。「勿要實梗。哩撥。俚篤進來。看見仔。算儉格樣式呀。故歇。用勿着儉格打恭作揖。只要耐爽快。快快搭倪說一聲。到底那哼。有末有。嘸撥末也。無儉希奇。」馬山甫朗然說道。「我已經和你說過的了。如今年底的時候。實在沒有法兒。難道我們兩個人這樣交情。這點兒事情。我都不肯出力不成。我看還是這樣罷。你不論什麼地方去通融幾百塊錢。只要過了年底。就有法想。明年正月裏頭。我來還他。就是了。」陸韻仙冷笑道。「謝謝耐。說得實梗好聽。倪要緊要借洋鈔一塌刮仔。才是年底格開銷。洛裏等得到開年。等到仔開年是倪也。勿要借啥格洋鈔。哉像耐實梗格大少爺。要借幾百洋鈔。才嚙借處叫倪再到洛裏搭去借。加二勿靈哉。碗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番說話。知道陸韻仙心上着實不快。假意說道。雖然如此。但是你年底的開銷。又怎麼樣呢。我們兩個人這樣的交情。馬山甫剛剛說到這裏。早被陸韻仙接過去。說道。好哉。好哉。勿要說哉。耐勿要提起倪兩家頭格。」

交情倒也罷哉。說起交情。勿交情。格句閒話。真正叫枉空哩。倪實梗格人。未阿好搭耐格馬大少爺。攀哈格交情。本底子也勿配。晚馬山甫被陸韻仙說了這番話。兒心上也覺得有些鬱突起來。暗想韻仙的待我。總算不差。如今年底的時候。要問我借幾百塊錢。也不好算什麼。敲竹槓想到這裏。心上便有了幾分活動。想給他三百塊錢。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道三百塊錢的事情。不是頑的。只要我把臉皮老一老挨他幾句說話。便過去了。雖然受些冷淡。却究竟省了幾百塊錢。想着便坐在那裏。也不開口。陸韻仙見這樣的激他。他還是一個老不開口。只得又道。耐勿要當仔倪問耐借仔洋鈔。嚙撥還耐耐借仔五百洋鈔。撥倪來浪倪開年格賬。浪扣末哉。馬山甫聽了心中暗想。這句話兒。不過是隨口騙騙人罷了。那有堂子裏頭的信人。問客人借了錢。肯在賬上扣算的道理。想着便老着臉道。你不要見怪。我並不是不肯和你出力。實在是力不從心。我向來不說謊話的。這件事兒。委實的辦不到。陸韻仙聽了。嬌嗔滿面的說道。阿是真格。嚙借處馬山甫道。自然是真的。我為什麼要騙你。難道在我臉上有什麼光彩麼。陸韻仙聽了。把身軀一扭。霍的立起身來。正是春風榆莢還飛。買笑之錢十斛珍珠不作纏頭之錦。未知陸韻仙說些什麼。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却說陸韻仙聽了馬山甫回得這樣斬鋼截鉄料想是不肯借的。了一時間。由不得心中大怒。蛾眉倒豎。俊眼橫。暖把身軀一扭。忽然立起身來。一言不發。往外便走。馬山甫見了陸韻仙這般模樣。知道他心在那裏生氣。自己心中暗想。虧得我做事老到。老一老臉皮省掉了三百塊錢。像這樣的錢。就是雙手捧着送給他。他也不見得見我的情。只怕拿了我的錢。還要說我是個瘟生。也是保不定的。正想着。只見門簾一起。陸韻仙慢慢的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篇紅紙帳單。遞在馬山甫手內。口中說道。馬大少。請耐看看。勿得知俚篤阿曾開錯。馬山甫見了。

心上甚是疑感。只說我的局賬已經算清的了。說又是什麼東西。說着。接了過來。舉目看時。只見那篇賬單上。第一行就開的馬。大小房租。洋八十元。馬山甫見了。吃了一驚。連忙問道。什麼房租。難道我住在你們這裏。馬山甫說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句話兒有些礙口。便不由頓了一頓。陸韻仙早含笑說道。倪格房間。四十洋錢。一月。耐住。來浪倪搭住。到開年。過仔正月。半動身。剛剛兩個月。租。細馬山甫聽了。說不出什麼別的話兒。只口中咕嚕一句。道。怎麼這裏的房租。貴到這般田地。陸韻仙笑道。馬。大小耐放心。未哉。耐真格勿放心。未只顧到經租。賬房裏。向去問聲看倪阿曾賺耐格銅鈿。馬山甫聽了。沒奈何。只得再下去。只見開得亂七八糟的。又是什麼伙食。又是什麼零用。賞錢一篇賬上。合起來。差不多要三百塊錢。馬山甫看了。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陸韻仙笑迷迷的。對着馬山甫。道。馬。大小耐勿要動氣。倪老實搭耐說。仔罷。上海灘浪格事。體洛裏一樣。勿是銅鈿耐帶仔。個二爺。兩家頭住仔一間房。間耐自家算算。房錢伙食。零用。一場刮仔。算起來。要幾化。開銷。叫倪洛裏調頭。得轉依仔。倪格心。浪問耐借仔五百洋。鈿開銷。脫仔到仔。開年。再說格篇細賬。放來浪。倪搭勿撥耐看。省得耐看仔。心浪勿舒齊。勿壳張耐格位。大小爺洋錢。未勿借一根毛。才勿肯拔。難未倪僵哉。吮再加仔。格個斷命本家。總說耐一幹仔。占仔一間房。間別格客人。勿好進來。心浪一逕來浪。勿舒齊。加二逼得起勁。點馬。大小耐想想看。叫倪阿有。啥法子。說罷。故意嘆了一口氣。別轉頭去。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格幾個銅鈿。豪燥點撥仔。俚篤省得。俚篤一逕來浪。板面孔。馬山甫聽了。陸韻仙的這番說話。覺得甚是有理。要找句話兒去駁他。一時那裏找得出來。自己心中暗想。這件事情。畢竟是我自家不好。住在這裏。要占他們的便宜。要想他們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只有算進。沒有算出。那裏占得着他們的便宜。如今便宜。沒有占着。倒反吃了一個大虧。平空的要拿出二百幾十塊錢去。心上自然十分捨不得。却又沒有法兒。想來想去。料想這一筆錢。是一定要給他的了。正要開口。忽然心上又轉。

一個念頭道。他這個賬上。算我兩個月的房租。我樂得住到明年再說。想着便賭氣在身上掏出幾張鈔票。湊滿三百塊錢。遞在陸韻仙手內。陸韻仙竟不客氣。老老實實的接了過來。隨手交給娘姨阿五。叫他送到樓下賬房裏去。却對着馬山甫說道。剛剛今年生意勿好。招招做格。開銷勿然是就。算仔倪格也。嚙。希奇。晏歇。撥別人。家說起來。再要說倪。敵仔耐格。竹槓。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兩句話。兒那裏知道。陸韻仙是有心輕薄他。只說陸韻仙待他。究竟不差。總算有些良心。雖然花掉了三百塊錢。心土有些心痛。究竟馬山甫家裏有錢。幾百塊錢的事情。不算什麼。便依然還是高高興興的。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陸韻仙自從砍了這下斧頭之後。摸着了馬山甫的脾氣。平常時候。是不肯拿出錢來。的一定硬逼着他。方才肯拿出錢來。便換了一付樣兒。看待他。絕不像那以前。嬌旖溫和的模樣。馬山甫一些兒也不知道。還在那裏打算到了明年。要娶他回去。過了一天。已是除夕。馬山甫忽然要請起客來。高高興興的和陸韻仙說了。叫他預備一個雙檯。那知請客條子。發了出去。請的客人。倒有大半不來。相幫跑了半天。只請到了三位客人。其餘的影都不見。馬山甫見連着自己。只有四個人的客人。吃一個雙檯。面子上。下不過去。只得自己跑出來。要請幾個同鄉。恰恰遇見了章秋谷。馬山甫見了大喜。一把拉住了。那裏肯放。章秋谷被他拉着。打一個轉兒。又請了三個客人。馬山甫大喜道。好了。好了。今天這個雙檯。吃得成了。說着。不由分說。把他們拉到清和坊陸韻仙院中。大家坐下。立刻擺起檯面來。秋谷的意思。本來狠不願意來吃酒。只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事情。怎麼到了除夕。還在堂子裏頭吃酒。又不算年夜飯。又不算辭年酒。這算個什麼路道。無奈馬山甫死拖活拉的不肯放手。只得勉強強強跟了來。又見陸韻仙對着馬山甫。不歡不保的。滿面露着不願意的樣兒。不由得心上添了幾分不快。章秋谷看了多時。便對着陸韻仙。微微冷笑。道。今天我們這幾個人。裏頭那一個得罪了你。請你講給我聽聽。我看你今天滿身滿臉。都是一付不高興的樣。

兒。這。是。什。麼。道。理。陸。韻。仙。聽。得。秋。谷。挑。他。的。眼。便。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了。秋。谷。一。眼。覺。得。這。個。人。丰。儀。照。眼。華。彩。凌。雲。嫖。客。裏。頭。難。得。遇。着。這。般。人。物。不。由。得。把。頭。一。低。大。寬。轉。的。飛。了。一。個。眼。色。一。面。微。微。的。笑。道。章。大。少。阿。好。請。耐。勿。要。扳。倪。格。差。頭。倪。有。啥。怠。慢。格。場。化。請。耐。包。涵。點。說。着。便。立。起。身。來。自。己。去。斟。了。一。碗。茶。走。過。來。遞。給。秋。谷。嘴。唇。一。動。眼。睛。一。瞟。低。低。的。笑。道。章。大。少。請。用。茶。秋。谷。見。了。自。然。心。中。會。意。便。也。對。着。他。把。頭。略。略。的。搖。了。一。搖。口。中。打。着。蘇。白。說。道。先。生。勿。要。客。氣。謝。耐。對。勿。住。陸。韻。仙。見。了。也。不。開。口。只。把。嘴。披。了。一。披。扭。過。身。軀。回。身。就。走。陸。麗。娟。坐。在。秋。谷。背。後。看。得。明。白。忍。不。住。格。的。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只。把。一。個。陸。韻。仙。笑。得。連。耳。根。帶。額。子。都。扯。得。通。紅。瞅。了。陸。麗。娟。一。個。白。眼。賭。氣。仍。舊。跑。到。馬。山。甫。背。後。坐。下。馬。山。甫。眼。睜。睜。看。着。他。們。摸。不。着。一。些。頭。腦。這。一。席。酒。雖。然。馬。山。甫。做。了。主。人。殷。勤。相。勸。却。是。已。經。到。了。這。般。時。候。一。班。客。人。大。家。都。未。免。有。些。瑣。瑣。屑。屑。的。事。情。便。不。等。終。席。一。個。個。告。辭。要。走。馬。山。甫。也。不。好。強。留。一。時。間。幾。個。客。人。都。走。了。只。有。章。秋。谷。一。個。人。還。坐。在。那。裏。見。大。家。都。走。了。便。也。立。起。身。來。道。謝。告。辭。却。悄。悄。的。和。馬。山。甫。說。道。我。看。這。個。陸。韻。仙。的。樣。兒。和。老。表。叔。不。見。得。怎。樣。的。要。好。老。表。叔。如。若。有。什。麼。事。兒。只。顧。和。我。講。個。明。白。或。者。我。可。以。和。老。表。叔。幫。個。忙。兒。也。未。可。知。馬。山。甫。這。個。時。候。還。是。糊。裏。糊。塗。的。只。認。着。陸。韻。仙。待。他。不。差。這。一。筆。錢。是。本。家。敲。他。的。竹。槓。和。陸。韻。仙。不。相。干。便。隨。口。謝。了。秋。谷。幾。句。只。說。沒。有。什。麼。事。情。秋。谷。心。中。暗。笑。不。便。再。說。便。辭。了。馬。山。甫。一。逕。回。到。新。馬。路。公。館。裏。來。見。了。太。夫。人。也。沒。有。什。麼。話。說。只。說。了。幾。句。閒。話。便。退。出。來。只。見。他。那。位。夫。人。同。着。陳。文。仙。兩。個。人。正。在。那。裏。指。揮。着。鋪。設。炕。圍。椅。墊。秋。谷。也。畧。略。的。料。理。一。回。江。南。的。風。俗。到。了。除。夕。晚。上。一。定。要。接。什。麼。財。神。又。是。供。什。麼。佛。秋。谷。雖。然。不。信。這。些。事。情。却。是。老。母。在。堂。不。便。違。拗。自。然。也。要。依。樣。葫。蘆。的。忙。碌。一。番。一。會。兒。擺。上。家。宴。來。太。夫。人。坐。在。中。間。秋。谷。坐。在。上。首。他。夫。人。和。陳。文。仙。便。一。順。坐。在。下。面。大。家。說。說。笑。笑。的。十。分。高。興。差。不。多。吃。到。

十二點鐘光景。方才撤席。這個時候。大家都在那迎接賓神。只聽得一片的爆竹聲。喧。劈。劈。拍拍的。絡繹不絕。秋谷也胡亂跑到廚房裏面去。磕下幾個頭。便走出來。和老太太說道。要到朋友人家去辭年。恐怕有幾個知己些的人。要留着吃年夜饭。一時不得回來。太夫人不曉得上海的風俗。只說上海地方的人家。都是這個樣兒。便點一點頭。秋谷回到自己房裏。頭去換了一身衣服。正要走時。恰陳文仙走進房來。對着秋谷低鬟一笑。道。耐到底要到俗場化去吃年夜饭。搭倪講明白。仔洛去。秋谷還沒有開口。他夫人接着說道。那裏是到什麼朋友那裏去。辭年只怕你這個朋友是住在堂子裏頭的。秋谷聽了。對着他們兩個人一笑。又朝着他夫人搖一搖手。道。你不要這般不高興。等會兒我回來好好的和你辭一個年。總算我陪個不是。何如。他夫人聽了。不由得兩頰生紅。別轉頭去。啐了一口。道。不要這般混說。快些去和你的相好辭年罷。我是用不着的文仙在旁邊聽了。也不覺回頭一笑。對着秋谷把眼睛瞟了一瞟。秋谷哈哈的笑着。一路走下樓去。坐上包車。風馳電掣的到久安里來到了陸麗娟院中。只見辛修甫和王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秋谷見了大喜。不一回。陳海秋也走了進來。原來秋谷日間在久安里的時候。已經寫了條子。叫相幫送去。約他們十二點鐘在久安里吃年夜饭。這幾個人見是秋谷請的。知道不能不到。只得大家撥冗到來。陸麗娟問着秋谷道。阿再要去請俗客人。正是。殘年風雪。誰開東閣之樽。良夜迢遙。應有。高唐之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兜喜神名妓迎春

且說章秋谷聽了陸麗娟的話。便對他擺一擺手。道。沒有別的客人。你就叫他們擺罷。麗娟聽了。便指揮着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脚的排起來。秋谷便邀客入座。辛修甫等便也隨意坐下。秋谷看那桌子上的菜。時見齊齊整整的排着十六個碟子。弄得十分精緻。堂子裏頭年夜饭的菜。本來原只得十二個碟子。四大四小。一個暖鍋。如

今陸麗娟格外要好。在例菜之外。又另外添了幾樣。一會兒相幫帶着紅纓帽。送上魚翅。秋谷見了。不覺把雙眉一縐。陸麗娟知道秋谷的性情。見他眉頭一縐。便對他笑道。耐勿要實梗。哩生來規矩。是實梗樣式。呀。秋谷一笑。也不開口。等了一回。又送上一個暖鍋。開了蓋看時。却是一鍋絕清的鷄湯。沒有一些兒渣滓。接着又送上幾個盤子。盤子裏頭都裝着生片的山雞片。腰片。雞片。肉片。原來陸麗娟知道秋谷喜歡吃這個東西。特地爲他預備的。秋谷見了。心中大喜。無奈雖然愛吃。方才已經在家裏頭吃了一頓來的。肚子裏裝不下許多。只吃了幾口湯。燙了幾片山雞片。吃了。就放下牙箸。不吃。陸麗娟還在那裏儘着讓他。秋谷搖一搖頭道。方才吃飽了來的。不能多吃。難道在你這裏。我還和你客氣麼。麗娟聽着。方才罷了一回兒。大家散席。立起身來。秋谷意思想要回去。麗娟攔住道。故歇辰光。差勿多天亮快哉。耐搭仔俚篤三位。來浪倪搭坐歇。大家講章講章。晏歇點等天亮仔。大家一淘出去兜喜神方。阿好。秋谷還沒有答應。辛修甫先拍手道。好。陳海秋和王小屏聽了。也都十分高興。秋谷便聽了陸麗娟的話兒。回身坐下。麗娟叫娘姨泡上茶來。秋谷端起茶碗來。隨便喝了一口。覺得這個茶和方才的茶不同。滿口清醇。風生兩腋。連忙拿起來仔細看時。只見細葉浮香。螺芽蕩影。竟是色香味三者兼備的好茶。秋谷便問陸麗娟。你們這裏來這樣的好茶。麗娟道。格個茶葉。是江西客人送撥倪格倪也。勿曉得俚好勿好。倪搭多煞來浪。耐要末拿兩瓶去。阿好。秋谷聽了大喜。連忙道謝。麗娟斜了秋谷一眼。笑道。耐搭倪客氣起來哉。阿是秋谷聽了微微一笑。也不再說。不多一會。已經聽得遠遠的雞聲唱曉。玻璃窗上微微的透進曙光。陸麗娟忙忙碌碌的對着鏡子。洗了個臉。重勻粉面。再畫蛾眉。換了一身衣服。朝着秋谷笑道。難倪去罷。秋谷聽了。便同着辛修甫等立起身來。同着陸麗娟走下樓梯。還有幾個陸麗娟的同院姊妹。也同着走在一起。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約有十幾個人。秋谷一面走着一面細看他們的打扮。只見他們一個個都是戴着滿頭珠翠。身上也有草